

作为新娘，结婚当天是怎样的体验？

贡献一个事故吧：我室友上个月结婚，要了男方 20 万彩礼，10 万的卡地亚钻戒。

典礼当天，钻戒丢了，我们一通操作猛如虎，搞事情人是抓出来了，但新郎只想当场退婚。

「现在请伴郎伴娘为新人递上爱情信物。钻石恒久远，象征新人的爱情永恒……」

司仪正说着千篇一律的土味串词，突然卡壳，台上一阵惊呼骚乱，司仪赶紧闭了麦。

我就站在舞台边上，一眼看见伴娘赵蔓拿的那个首饰盒，里面是空的！

我脑袋「嗡」了一声，卡地亚 1895，钻戒，10 万块，就算在北京三环内也能买 1 平米的坑位了。

司仪虽然台词土了点，临场应变却一流，火速略过这一 part，进行下一环节。

好不容易熬到仪式结束，新人退场，我和大学室友陈影赶紧追去了后台。

新娘潘敏眼睛红了，大滴大滴的眼泪直往下掉：「蔓蔓，戒指哪儿去了？」

赵蔓皱着眉头没说话，我性子急，抢先开口：「上台前戒指还在，我们看了一眼就把戒指盒盖合上了！谁也没有再动过！」

赵蔓：「我去了趟洗手间，把盒子递给你了，那时候戒指还在吗？」

潘敏：「我没打开看啊，忙着准备上台，把盒子递给妈了。」

我们把目光转向潘敏婆婆，老太太是个暴脾气，嗓门儿立马高了八度：「看我干啥子？！还能是我拿的嗦？」

我们集体噤声，我稍微捋了一下整件事情。

大概是婚礼开始前 10 分钟，赵蔓在台下候场，我和陈影过去跟她聊了几句。

赵蔓是潘敏「钦点」的伴娘，负责在结婚仪式上为新人送上神圣的定情信物。

本来戒指是伴郎伴娘一人拿一个，但怕男生粗心弄丢了，所以在上台前，两个戒指盒都在赵蔓这儿。

陈影神秘兮兮地指着戒指盒问我：「小白，你知道潘敏的钻戒多少钱吗？」

「听说了啊，李戈买的卡地亚钻戒求婚，怎么也得好几万吧。」

陈影双手食指交叉。

「卧槽，十万！」

李戈可真舍得下血本！潘敏明里暗里说过几次，她就喜欢卡地亚的戒指。来之前我就听说，李戈重金求爱，潘敏心愿达成。

陈影猛点头：「昨晚潘敏给我们看过，闪得我眼都快瞎了，是什么……卡地亚 1573！」

「是卡地亚 1895，什么 1573，那是国窖。」赵蔓淡定地纠正。

「妈呀，给我也看一哈。」我听得心痒痒。

赵蔓打开盒子，我没忍住，伸手摸了摸，倒是没感觉出什么璀璨的冰冷，但凭借有限的数学能力算了算，大概也就相当于我40多个月的工资。

之后我们把盒子还给了赵蔓，回到自己的席位上。

赵蔓想去洗手间，可没包可以放戒指盒，就把盒子给了潘敏。

潘敏忙着准备上台，又把盒子递给了旁边的婆婆。

赵蔓从洗手间回来，从婆婆手里接过盒子，继续候场。中途没有再打开过盒子。直到上台，再打开盒子的时候，里面空了。

于是，从戒指最后一次被目击到丢失，经手的人就五个：我，陈影，赵蔓，潘敏，潘敏婆婆。

我和陈影可以互相证明，赵蔓也可以给我们作证，但在别人眼中，我们是一伙儿的，洗不脱嫌疑。

而赵蔓和潘敏婆婆都有单独拿着戒指盒的时间。

潘敏婆婆见我们把目光转向她，当场就暴走了。一边说自己心脏不好，一边中气十足地把李戈和潘敏数落了一通。李戈爸根本拉不住她，潘敏的父母没吭声。

潘敏委屈巴巴地看着李戈，李戈不赞成地看了他妈几眼，伸手把潘敏揽进怀里。

要说是潘敏婆婆搞事情，不是不可能。毕竟李戈和潘敏的婚事，她第一个不赞成。

李戈家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在他们小县城里还算不错，父母都是公职，家里有几套房。

而潘敏的家境就比较一般了，从大一开始，她每年都申请贫困助学金。

陈影是班长，知道些情况，说潘敏父母离异，学费都是申请的助学贷款。

当然，这都什么时代了，门当户对不是最重要的。潘敏怎么说也是我们宿舍一枝花，配李戈那是绰绰有余。

潘敏身高 1 米 65，体重不足 90 斤，巴掌小脸，长发及腰，最爱穿一袭长裙，绝对的「直男斩」选手。

虽然家境差了点，但经不住李戈一心都扑在她身上，俩人决定一毕业就结婚。

谁料，大三的时候，双方家长见面，潘敏妈一张口就要 30 万的彩礼！

这可把李戈妈气得够呛。本来心里就膈应，加上女方狮子大开口，当场就翻脸了，说这亲家他们高攀不上，转眼就给李戈安排了好几轮相亲。

那段时间，潘敏在宿舍哭得那叫一个肝肠寸断。

好在李戈还是很痴情的，把安排的相亲都拒了，守着潘敏。

转眼大四，遇上了疫情，我们大半年没见过了，连毕业答辩都是线上进行的。

我原以为今年是喝不上这喜酒了，没想到他们赶在 9 月还是办上了婚礼。

开始我还纳闷潘敏是怎么搞定婆婆的，听说李戈家可是给了 20 万彩礼。

今天一见她我就明白了，超蓬松的婚纱裙也遮不住她显怀的肚子。

我狐疑地看着潘敏婆婆，她眼眶红了，又气又急地复述着刚才的经过，强调她没打开过戒指盒。

我心想，要真是她干的，这演技可以直接提名金鸡百花奥斯卡，比天使大宝贝高出 100 个迪丽冷巴。

但有一点我想不通，潘敏都怀孕了，板上钉钉要嫁入他们家，潘敏婆婆闹这么一出，图什么呢？

这时，旁边的亲戚七嘴八舌地跟潘敏婆婆商量起来。

「都是一家人了，没得事，你耍把自己气出个好歹来，身体最重要。」

「就是说嘛，都是一家人还说这些，还是再问哈外面的人才对。」

亲戚们一边劝潘敏婆婆，一边往我们仨身上瞄，意思再明显不过。

我一时间万种委屈涌上心头，张了张嘴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今年有多难不用多说，简直是给应届生毕业生开启了地狱模式。

我好不容易在家小公司找了份工作，还在试用期，每个月工资加餐补，满打满算不到 2400 块。

这次潘敏结婚，在距离成都几百公里的县城，来回车费就 500 块，再加上 800 块的份子钱，大半个月的收入没了。

生活费没着落也就算了，谁能想到还摊上这档子事？！

现场乱成一锅粥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赵蔓站了出来：

「要不就报警吧。这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有什么事等警察来了再说。」

潘敏一把抢过赵蔓的手机，冲着那群亲戚吼：「她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是哪个也不可能是她们。你们怀疑哪个都可以，别往我朋友身上扯！」

潘敏婆婆咧着嘴，张大鼻孔，冷哼了一声。

全场的目光都聚集在赵蔓身上，除了潘敏婆婆，她嫌疑最大。

不管别人怎么想，我坚信不可能是赵蔓。

赵蔓是个富二代，财力强劲。

宿舍生活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没发现她的这个属性。主要是她穿的用的那些牌子，我都不大认识……

军训我没涂好防晒，被晒脱皮了，赵蔓说她有瓶修复精华很好用，让我用她的。

我用了不到一周，脸上就好了，瞬间种草了那瓶精华，可一搜价格，我下巴摔地上了。传说中的腊梅，一瓶抵我一个月生活费。

我才后知后觉赵蔓身家不一般。

她倒没藏着掖着，不炫耀，不遮掩，用着贵妇化妆品，每个月换新包，但不妨碍她和我们一起去优衣库买买买，开开心心去夜市吃馄饨烤鱼。

开始我心里还有点膈应，总觉得人家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，但就赵蔓坦荡荡那劲儿，反倒让我觉得自己这些小自卑挺无聊的。

要说成都也是个神奇的地儿，月收入 2000 块和月收入 50000 块，在某些程度上并没有太大差别。反正大家都爱在苍蝇馆子里吃火锅串串。

这么一想，我也坦然了，谁不想拥有赵蔓这样可爱的朋友呢？

托赵蔓的福，我们见识了各种 international 的牌子，还试了高级的化妆品和包包。

不过我就三分钟热度，觉得有时间花半小时化妆，还不如多玩两盘「吃鸡」。

陈影就更别提了，她是个学霸，一心想考证，嫌弃那些大牌包包太小，中看不中用，装不下书和电脑，还是背帆布包自在。

而潘敏，平日里她是个穿棉麻衫的森系小美女，换上赵蔓的一身装备，立马又 A 又飒，不用加滤镜，直接可以打败某红书里 80% 的博主。

赵蔓大手一挥，包包我们随便借。

我们宿舍因此成了全班女生嫉妒的对象。

所以是谁，都不可能是赵蔓。一是以她的身家，实在犯不上；二是以她的性格品行，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儿。

我心里清楚，别人可不清楚，尤其是现场的那群亲戚，手指都快戳到赵蔓脑门儿上去了。

就在这时，潘敏挺身而出，挡在了赵蔓面前：「戒指丢了就丢了，你们不要怪我朋友！」

我一时间特别感动，丢了 10 万块的戒指，搁谁谁不着急？

我们都是嫌疑人，而潘敏不仅没有迁怒，还在亲戚面前这样维护我们。

我有点后悔之前对潘敏的偏见，觉得自己小肚鸡肠。

说实话，我并不喜欢潘敏，今天来参加婚礼，多数是碍于情面。无端被卷进这样的风波，我心里已经默默骂了很多粗话。

前面已经说过了，潘敏是宿舍一枝花。从入学开始，她和谁都能打成一片，尤其是异性。

开学不到两个月，她起码认了 10 个哥哥，军训的教官是她哥哥，播音社、滑板社、摄影社、动漫社的各个学长也是她哥哥。

她平时里日程很满，总在熄灯后压低了声音和各种哥哥打电话，不同时段连线不同人，差不多的话以不同的语调再说一遍，像个午夜情感电台 DJ。

我们搞不清楚到底哪个哥哥是她心仪的。

大二李戈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宿舍还在猜，到底是几号哥哥成功上位了。

结果哪个哥哥都不是，人家是高中同学。

潘敏爱和谁在一起都跟我没关系，但女生之间关系是很微妙的，鉴于潘敏的某些行为，我不愿和她深交。

在宿舍里，潘敏最黏赵蔓，上课下课一起走，平日里不管去哪儿玩，都记得给赵蔓带东西。

别看赵蔓有钱，但朋友不多。她不参加学生会，也不参加社团，平日里就爱去个 live house，假期都在国外旅行。除了我们宿舍的人，没看她跟别人走得近。

赵蔓那个人吧，不熟的人觉得她高冷，熟了才知道她对人是真好。

平日里，她什么衣服、化妆品、包包，都随便我们借。我和陈影不太好意思，潘敏倒是用得挺顺手。

我私下跟赵蔓说过，感觉潘敏有些占她便宜。赵蔓没太放在心上：「都是朋友，不说这些，大家在一起玩得开心就好。」

我也就不再提。亏得赵蔓充当润滑剂，大学四年，我们宿舍基本没红过脸。

唯一一次，潘敏跟班里的一个女生起了冲突，那女生脱口而出：「潘敏，你别以为自己背着别人的大牌包就真是那么回事了！真要脸，下学期的助学金你不要拿啊！」

潘敏回到宿舍就把东西全扔给了赵蔓，还发了好大脾气，觉得自己特别委屈。

赵蔓直接半个月没搭理她。

后来还是潘敏自己觉得过意不去，主动跟赵蔓和好。之后，她再也不管赵蔓借包了。

不过那都是些鸡毛蒜皮，患难见真情，关键时刻潘敏这么靠谱，我又要止不住要掉眼泪了。

那群亲戚不依不饶，事发的时候他们都没看到，这时候倒是说得有鼻子有眼，什么现场还原、排除法、潘敏婆婆不可能做那样的事，说来说去就是我们仨的嫌疑最大。

我从小吵架就吵不过别人，心里有一万句话想反击，一开口就带着哭腔：「你们凭啥子冤枉人？我们就看了一哈，没有动过戒指，更不可能偷。你们凭啥子冤枉人啊……」

陈影也站出来和他们理论，可怜一个理科学霸，被怼得连回嘴的机会都没有。

赵蔓拿过我的手机，准备报警，潘敏可怜巴巴地看着她，眼眶又开始泛红。

赵蔓肉眼可见地迟疑了一下。也是，今天毕竟是潘敏大喜的日子。

潘敏反过来安慰我们：「要不就这么算了……你们只是见过戒指，和你们没关系，不会是你们……」

「咋个可能就这样子算了？！弄么多钱嘞东西。」

「就这几个人，都在现场，搜一哈就出来了撒。」

几个亲戚咄咄逼人，说着，就有大婶要来搜我们身。

我们哪儿见过这阵仗？连连后退。

赵蔓还穿着长长的伴娘裙和高跟鞋，这一退直接踩到裙摆，陈影想拉她没拉住，俩人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我不知道哪儿里来的力气，把面前的大婶一把推开，去拉她们。

活了二十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狼狈无助。头发散了，眼泪、鼻涕、汗水都糊在脸上，整个人抖得跟筛子一样，拉了几下也没能把她们拉起来。

无奈之下，我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挡在她们前面。

潘敏在李戈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看看婆婆，又看看我们，犹豫着说：「蔓蔓，真的不是你们拿的对吧？」

我们仨一齐抬头看着她。

一万句粗口也不能表达我现在的心情。操！

「够了。」赵蔓吼了一声，拉着我和陈影站起来。

赵蔓把手机摔在潘敏身上：「你要敢，现在就报警。」

我没反应过来，潘敏确实太气人了，报警是最好的解决方式，可是这和敢不敢有什么关系？

「你不敢。」

「蔓蔓，你在说啥子？今天的事儿我没有怪你们啊，我就是那么一问，也没真怀疑你们，可能再找一哈，就找到了呢……」

赵蔓笑了一下。

接下来的场面，以我贫瘠的词汇，实在有点难以描述，总之就是比我看过的所有小说加在一起还要精彩——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

赵蔓站在潘敏旁边，每说一句话，就像朝潘敏脸上甩过去一把刀子。

「潘敏，谁结婚都想风光体面，有点虚荣心我能理解，但是你不该这样算计朋友。」

「经手戒指的有五个人，被怀疑的只有四个，作为当事人，你确实把自己摘得很干净。」

「李戈家给了 20 万彩礼，因为你怀孕了。你婆婆真就那么情愿？今天这一出，李戈把你护得死紧，全程没给婆婆好脸色，你赢很大啊。」

「小白和陈影是意外卷入这场闹剧的，她们俩可没钱赔你，你很清楚。」

「所以你选定的人就是我咯？戒指放我这儿，丢了我第一个脱不了干系。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朋友，不可能是我们做的。但每次要报警你都不让，最后还问一句，『真的不是你们拿的对吧』？」

「呵呵，你就是在激我啊。10 万对我来说不算一笔大数目，搞不好头脑一热就赔你了呢？再不济，依我的性子，怎么也得给几万块弥补你的精神损失。所以你一面得钱，一面打击婆婆，一箭双雕啊，潘敏，厉害厉害。」

潘敏表情不崩：「你在说啥子噢，赵蔓？不可能的事儿，我没让你赔戒指，这不还在查吗？」

「潘敏，要不这么说吧，珠宝我见得多了，是真是假，都是一眼的事儿。」

「卡地亚 1895 是一个系列的戒托，需要挑选钻石定制，根本没有成品。你这成品戒指是哪儿买的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要不把定制单和付款凭证拿出来看看？10 万，足够立案调查了。」

李戈脸色陡变：「什么意思，潘敏，戒指是假的？买戒指的 10 万我可是打你账上了。你妈要的 30 万彩礼，我好说歹说谈到

20 万，不是在还价，是我心疼你，除了给你父母的部分，我更想给你一个终生难忘的婚礼。」

赵蔓不耐烦地指指手机：「要报警就报，不报我们就走了。」

潘敏把婚纱裙摆捏得死紧，没有说话。

我们仨走出了房间，里面一片哗然。

不知道这场闹剧过后，潘敏刚刚开始婚姻，该怎么走下去。不过，关我们屁事！

「走了走了，吃火锅去，累死了。脚疼，快扶着我。」赵蔓特没形象地倚在我和陈影身上，完全没有了刚才碾压全场的气势。

噫，这一天过得，都是些什么事儿啊，必须吃顿火锅治愈一下！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